

書店打工手記：上海是個大商場，我是時薪22塊的兼職店員

大陸書業一手觀察，講究視覺美的新書店愈開愈多，但實體書店因此得到救贖了嗎？



2023年10月28日，人們在上海的書店買書。攝：Costfoto/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特約撰稿人 郝偉凡

刊登於 2024-01-01

[#中國書店](#) [#中國書業](#) [#讀書](#) [#疫情讀書](#) [#獨立書店](#)



【按】2023年7月底，河北涿州作為環京津冀圖書出版行業的「庫房重鎮」，因受「杜蘇芮」台風影響，書庫被淹，也再次將實體書店拉入聚光燈下。

據《2020-2021中國實體書店產業報告》顯示，2020年全國有4061家實體書店新開面世，有1573家書店關門，是2019年閉店數量的3倍多。2023年8月31日，上海衡山·和集書店因租約到期而房租太高而閉店。再往前，2021年12月10日，開了22年的上海復旦舊書店因區域整改而閉店；再往前，2017年底，在上海開了二十年的季風書園閉店，這家書店鼎盛時期曾有8家門店。獨立書店、民營書店的黃金時代，自九十年代到2008年，一去不復返。儘管實體書店銷售碼洋數字這幾年不斷減少，新書店數量卻在逐年增加（《2023年中國實體書店產業鏈、數量及銷售圖書碼洋規模分析》——共研網），2023年1月，萬屋書店在上海的第三家門店開業。2023年10月28日，上海書城全新開業。這些「最美」書店，是實體書店的未來嗎？洪水早已退去，一些書仍泡在「洪水」中。

本文作者是旅居上海的愛書人，也是文學創作者，他通過手記記錄了2023年自己在上海書店打工的經歷和見聞。

要在書店打工，必須安裝釘釘

「一切都睡了。一排排的書籍在酣睡。
詞語的河流在睡，覆蓋遺忘的冰層。
所有的話語都在睡，帶著其全部的真理。」
——布羅茨基

這片地處黃浦江以東、川楊河以南的區域，自2015年9月9日，開發招商、引入香港怡和集團之後，這裏就從原來的荒地變為「一只金靴子」，它的定位是上海的「第二個陸家嘴」，香港的「中環」。

在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二圓舞曲》裏，我踏階而下，拿著兩本書來到面試我的店長M面前，陳述我選它們的原因：韓麗珠的《離心帶》我沒看過，但我很喜歡她的散文集《回家》，她用一種內在的語言將現實社會問題連結起來，大陸這邊同時代的沒有像她這樣的作家。《氣球》原小說不太記得，但是電影的視覺記憶蠻深刻的，萬瑪才旦會讓我想起同是作家出身的韓國導演李滄東，他的故事才說了一半就去世了，挺惋惜的。

「書選得不錯。」M說。

我問她時薪多少。

「22。」

雖然知道文化產業薪酬低、大家都是靠愛發電的「行規」，我還是怕自己沒聽清，又問了一遍。

「22塊錢一小時，每個月15號發工資。兼職一般排中班，工作時間是上午11:30到晚上8點。」M答道。（註：本文所涉及金額皆為人民幣）

聽到時薪22塊，和我之前在國金中心 IFC 的服裝店、芮歐百貨的鞋店做兼職的時薪一樣時，我就安慰自己：在商場打零工都是一個價，在這裏我還能看書呢。當我聽到她叫我下載一個釘釘APP，上下班必須釘釘打卡時，我想我可以不用來了。

「想想你每個月的房租，」腦海中響起了另一個聲音。

窗外，前灘南區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設中。這片地處黃浦江以東、川楊河以南的區域，自2015年9月9日，開發招商、引入香港怡和集團之後，這裏就從原來的荒地變為「一只金靴子」，它的定位是上海的「第二個陸家嘴」，香港的「中環」。

這是我第一次來庫布里克 Kubrick 書店，書店邊上就是百老匯旗下的電影院，店門口是餐飲區，走進店內，就著爆米花的香味，過了廚房吧台，到了裏面，才能看出這是一家書店：右側的藝術類書架、每月主題書選陳列架，左側是新書陳列架，巨大落地窗前的座椅是餐飲區，沿著大台階往上走，才是閱讀區——文學類、社科類、城市建築類、自然科學類等書籍有序地排放著，等待被閱讀。若不是在微信搜索書店兼職招聘，若不是那條招聘文末的介紹，我都不知道這裏有家庫布里克書店。至於之前那家已於2020年閉店的庫布里克，我也是聞所未聞，一聽開在說出來拗口得不行的「置匯旭輝購物廣場」，便暗含了關門大吉的命運。

時薪22塊，和我之前在國金中心 IFC 的服裝店、芮歐百貨的鞋店做兼職的時薪一樣時，我就安慰自己：在商場打零工都是一個價，在這裏我還能看書呢。

不管去什麼城市，獨立書店、舊書店是我必去之地，我喜歡淘書、約朋友在書店見面。疫情之後，我去書店的次數就少了。我的農村老家別提書店，就連村裏唯一的小學現在都變成了農家樂。

走到了這裏，抬頭是帕索里尼的《豬圈》、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車司機》、大衛·芬奇的《搏擊俱樂部》、弗里茨·朗（Fritz Lang）導演等電影海報，低頭是書架上的洪範書店出版的西西作品集、一整套的華文書寫實驗《字母會》、《印刻文學生活誌》等港台書籍雜誌，我開心得像是掉進了米缸的老鼠。

就這樣，2023年夏天五月份，我開始了在庫布里克書店當兼職店員的日子。

書店離我的住處有20公里遠，地鐵來回，票價8元。每次去上班，我要乘坐地鐵7號線在耀華路站轉乘8號線，坐到東方體育中心站，全程大概一個小時一刻鐘。東方體育中心站，原名濟陽路站，於2011年為配合第14屆國際泳聯世界錦標賽的召開而改的名。出了站，站在三線換乘的地鐵口，我暈頭轉向，找到2號口，過了閘機，一路狂奔，氣喘吁吁到了書店門口，打開釘釘APP，趕在最後一秒打了卡。

同事F帶我去了樓下的倉庫拿工服，給我指了指更衣室、休息室的位置。「你們一般在哪儿吃飯啊？」我問了她重要的問題。「我們一般都是叫外賣，或者你去B1的7-11，都可以的。」F告訴我，中班晚飯時間半個小時，但不要在早班同事6點下班的時間去吃晚飯，店裏需要一直有人在。此刻，剛來不久的全職店員W坐在櫃檯裏包書。



庫布里克書店。圖：作者提供

上來書店的時候，有兩位客人在閱讀區，一個換著各種姿勢來拿書——書攤在腿上、書擋住一半的臉、將書合攏放回書架，再配上相應的表情，一個舉著手機給對方拍照。「這種情況，要不要制止？」我問F。「隨她們去吧。」F一副見怪不怪的樣子，說只要她們不影響其他客人、不把書拿到餐飲區就行了。F之前在庫布里克深圳店上班，因為疫情影響，深圳店於2021年閉店，同年9月底，她來到再度開業的上海店。在我們說話的時候，兩位客人拍照的場景已挪到大台階上。「不管跟客人說什麼，你都要保持禮貌」，F以一種過來人的口吻告訴我，「接到客訴可就不好了」。這時，那兩位客人拍照的場景已經換到了落地窗前。F上前去提醒她們書不能拿到餐飲區，「這兩本書我們要買的」，只聽見其中一個女生如此回覆。

我轉身去見M。

「你這個月的工作重點就是怎麼從我們書店的角度來寫這次的活動內容」，M吩咐道，接著將相關資料發給我，順手給了我那位活動嘉賓要發售的書，叫我拿去看，預備5月20日那天公眾號發布推送。我前面想著諸如「荔盡一生，我枝愛你」的爛諧音梗，後面就翻起了店長給我的書——一位前記者從上海回鄉賣荔枝的創業故事，心想這種書也會有人買嗎，現在的讀者真不挑。當然，更大的疑惑是，我怎麼拿著22塊的時薪幹起了文案策劃的活？於是，拿起手機點外賣，有起送費，加上配送費、打包費，減去優惠券，一份牛雜條需支付25元，一個小時的薪水都不夠花的。

與同事C聊起，她告訴我，全職店員薪水每月稅後也才五六千元左右，「在上海，這點錢也只夠生活了」。她原來和我一樣也是兼職，疫情時辭掉了原來媒體行業的工作，她是社會學畢業的，後來看到書店在招人，就來了。「反正離家也近」，她加了一句。原來是上海人。「我也要給家用的。」C說。拎著外賣到了休息室，已有幾個在影院工作的同仁在裏面吃飯，說著上海話。W從微波爐裏端出熱好的飯菜，說是她爸爸給她做的愛心便當——上海炸豬排。吃著軟塌了的條條，心裏不免羨慕起本地土著來，不像我們這些外地人，到頭來都是給房東打工。

「深圳店關門，不僅是疫情的影響，選書也不太行。」我刻薄道。之後整理其他書架的時候，只要發現類似的書，我一律選擇將它們打入冷宮。M叫我有空的時候，和Q一起選書。

同事Q瘦瘦小小的，在來書店工作以前，她在一家德資企業做了很多年，是英文系碩士畢業的。我和Q一起搭檔幹活時，她跟我吐槽小書店進書拿不到好價格，有好多港台書和外文書進不來。我則跟她抱怨說，現在的簡體書越做越厚，跟民國時期出版的書對比，封面設計審美倒退。Q點頭同意，「輕型紙也很討厭，容易發黃。」

這一天下午，落地窗前的餐飲區，坐了不少就著咖啡辦公的人。

「這裏的書可以借閱嗎？」一個看上去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問道。

「你可以在店裏看，那些貼有藍色標籤的開本都可以翻閱。」F回答道，然後小聲跟我吐槽現在人話都不會說，「還借閱，我們這又不是圖書館。」

過了一會，那年輕人拿了一本未拆封的大部頭過來，說他要借閱那一本，我瞄了一眼封面，是三輝圖書出品的《韋伯與馬克思》。

談及獨立書店的涵義，北京萬聖書園的創始人劉先生概括為「獨立於政治，獨立於商業，獨立於讀者」，貴州西西弗書店創始人薛先生曾補充說，「獨立於商業，不代表脫離市場，而應該順應自由市場的規律，並做市場的前行者，而對讀者，則應該是一種共同參與相互成就的過程」。

正在早班同事要下班的間隙，我們幾個店員都擠在櫃檯內。那個年輕人又過來問我們，「那個短頭髮的女的是你們同事嗎？」見我們一臉疑惑，他補充說，「看上去三四十歲的那個。」

「你說的是穿橘色衣服的那位嗎？」我瞅了一眼樓上的店長，問他有什麼事。

「她剛對我語氣不好，我要她跟我道歉。」年輕人解釋道，並問我們可以去哪裏投訴她。

「她就在那，你自己去跟她說吧。」我答道。

「你去把她叫到這裏來。」他堅持道。

要下班的同事爬了幾層樓梯，把店長叫了下來。

「不好意思。」M道歉道，說她語氣不好，是因為他質疑我們的飲品有問題。原來是這位客人出去了一趟，回來後發現自己未喝完的咖啡沒了，他去問店員，店員以為他離開了就收掉了，便請咖啡師重新給他做了一杯咖啡。他喝了一口，覺得第二杯和第一杯相比，口味差別很大，於是問店員，「這是你們新做的嗎？」

「不同的咖啡師做的當然口味不一樣。」M在那裏跟他說了半天。

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客人，甚是新奇。但對M來說，算是小巫見大巫了。我們店裏有位常客，自稱是劇作家，M把她當作一個讀書人，而不是一個普通的客人。這位劇作家，每次來店裏先坐上幾個小時，然後才開始點單，且要求兩小時後再送餐。

有一天，她點了一個可頌，當天當班的店員並不知道這位常客的用餐習慣，就立馬把可頌給她端來了。「兩個小時之後再送過來。」「那我再拿回去？」「對。」店員再次送餐來的路上，忍不住說了句：「伊點個二十五塊的可頌，還逼逼賴賴」，好巧不巧，那位劇作家在從衛生間返回店的路上聽見了，火冒三丈，馬上給店長打微信電話，叫她立即過來處理。

M來了，先是告訴同事不應該在店裏吐槽客人，然後告訴那位劇作家，以後點餐請在備註裏寫明具體送餐時間，週日店裏比較忙，確實很難做到五星級服務。劇作家一聽立刻炸了，說要投訴到高層，請他們來處理，要給她寫道歉信，並註明店員、店長的名字，貼出來公示一個月，她才肯罷休。還有一次電影放映活動，一位客人遲到了半小時，中間電話給M，叫她來救命，說她迷路了。M問她在什麼地方，她也說不出所以然。

等到這位客人到了店裏，一個小時的活動快結束了。客人很生氣，要求退票、賠償她打車費，並要導演給她專場看一場以及交流、安排英文翻譯。M立即把票錢退給了她，說其他要求實在滿足不了。

書被收走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以後，肯定不是洪水，也不是乾旱。正義王國的氣候很有可能四季都溫和，以便暴躁的、憂鬱的、樂天的、平和的，都能交替統治三個月。從百科全書的立場看，這算豐富了。」——布羅茨基

2023年8月25日，上海的一家電影院裏擺放電影《奧本海默》的海報。攝：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今天一到三樓，影院牆上巨幅的《奧本海默》電影海報，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為下午會有電影點映及諾蘭導演見面會。因此，影院與書店的通道也用警戒線圍了起來，如果我們工作人員沒有工作證，也無法在書店和電影院自由穿行，安保人員只認證不認人。門口走廊上、書店門口，裏裏外外地擠滿了人。今天我的工作是在吧台點單。有兩個身穿黑色T恤的中年男人，點了兩杯飲品，眼瞅著店長胸前的工作證，逮住店長歇在吧台上的機會，與她遊說。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了，我都說不行了。」店長很不耐煩。「一千塊錢賣不賣？」那男的問。「錢在我們這裏不是萬能的。」我試圖替店長解圍。「哎，你錯了，沒錢是萬萬不能的，有錢能使鬼推磨。」那男人自信滿滿，轉過頭對店長說，「你說個數——」。「一萬！」店長沒好氣道，接著給顧客送餐去了，那兩個男人也跟了上去。等她送完餐回來，她跟我說，黃牛已經跟她漲到一千八了，她搖搖頭，說在北京的時候，這工作牌已經炒到三千了。我突然想起前兩天在影院打架的兩個客人，便問她後來怎麼樣了。「一個觀眾攝屏，被另外一個觀眾阻止，然後發生口角，最後就打起來了，只能報警處理了。」她說完，轉身去忙了。

一群學生尖叫著簇擁過來，把簽名的海報攤在玻璃櫃上，每個人都舉起手機來拍照。其中一個女孩對著一個戴工作證的男人雙手作揖，「謝謝老師！」因為他們太過興奮，就把放在櫃檯上的水杯給擠了下來，摔碎了兩隻。她們馬上說自己會賠，問多少錢。得知是10塊錢一只的時候，那個被稱為「老師」的男人驚訝，「10塊錢也要賠啊！」我在那裏被烏泱烏泱的人群吵得頭痛，只希望他們趕緊走。

晚上展覽快結束時，F去拿回了被收走的書，上面貼著「色情」二字的標籤。我們倆翻看了一下，試圖理解他們的邏輯，最後將畫冊合上，我們理解不了。

剛好，我們上個月的新書到了。我和Q很開心，就說在她下班前去拆書、清點。隨著導演見面會的結束，客流量也少了。我把吧台點單的工作交待給同事W，和Q一起推著四箱書到三樓的主題書選展示區域。

打開一個個紙箱，掏出一本本書，清點，拆書的快樂，是感覺自己坐擁一個圖書館。當我掏出繁體版《做工的人》，說這哪裏是新書，都是2017年出的書了。Q嘆了口氣，說不在書店工作，都沒覺得閉塞得這麼厲害，又說藝術類書籍進口門檻又高了。

我想起六月的時候，書店參加UNFOLD2023上海藝術書展的事。展覽第一天，是我和F看攤位，前一天晚上，她和M已經把參展的大部分書籍拿過來了，攤位佈置基本完成。F掀開遮蓋布，清點，叫我找找桌下的紙箱裏有沒有書，說好像少了幾本書。她找到書單，發現香港庫布里克自出版的《The Citizens Art Book》、《身體想bodywise》不見了。

她叫我看著書攤，她去問問主辦方。不久，F回來了，說有好幾個攤位遇到了我們一樣的情況，都被他們收走了。我們倆望著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知道哪些是特殊的「讀者」。「那還能要回來嗎？」我問她。「說是會給我們，但不能售賣。」F說那些人每次去店裏參觀，也會損失幾本書。

接著，我們倆在想那兩本書被收走的原因。「有裸體嗎？」我問。「我記得好像沒有。」F搖搖頭，她想不通它們被收走的原因。我坐在那翻《文字·繪畫》，仔細看了其中的幾個章節，然後指著其中一行給F看，「這樣的都沒收走，所以他們的標準到底是什麼？」「他們肯定沒看那麼細。」F回答道，為了阻止這本書會被收走的命運，她決定先不展示這本書了，叫我收起來。有幾個年輕人走到我們攤位上，翻看著，稀奇這裏還有港台書。晚上展覽快結束時，F去拿回了被收走的書，上面貼著「色情」二字的標籤。我們倆翻看了一下，試圖理解他們的邏輯，最後將畫冊合上，我們理解不了。

「你把那些書都給我。」Q抱著一堆書，叫我再往上面放幾本。F也過來幫忙了。我們仨抱著一壘書，爬台階、下台階，來回三四趟的功夫，把書搬完了。

「今天書店生意怎麼樣？」我問F，因為餐飲那邊的流水還不錯。

「諾蘭的電影海報賣了不少。」F答道。

我下班的時候，F叫我把放在桌面上的工作證收好，我隨手扔進了抽屜，說活動都結束了，應該不重要了吧。「好像還會去其他的城市，工作證可能要回收。」F說。我拉開抽屜，拿起工作證看了一下，上面確實未標有城市、時間等字樣。

坐在邊上聊天的兩個男生，他們在這裏待了一下午了，這時收拾了包袋，其中一個走到櫃檯前，問我工作證能不能賣給他或者送給他作紀念。我搖頭說，他們要回收的，心想這些人是不是瘋了。

